

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三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彭雪芹

己未三月十四日

連得二書敬承所示近年營中非營官之少而哨長
隊長尤易選擇所乏者統將耳統將須坐定勇敢不
算本領外必須智畧足以知兵器識足以服眾乃可
勝任總須智勇二字相兼有智無勇能說而不能行
有勇無智則兵弱而敗兵強亦敗不明方畧不知布
置不能審勢不能審機卽千萬人終必敗也金殿安

亦頗勇然好徇人情所選哨官非私親卽密友不知軍中之事乃將士性命所關百姓性命所關何人情之有所示楊占鰲邢萬升蔣信玉三人中有小統將之才否如得一小統領則以三人爲三營而號令統歸一人一二年戰功果著當再拔人再添營必可合式若僅止營官而不堪統帥則如滿屋散錢不歸串必無用處楊占鰲俟回時札調邢蔣乞先飭來一見求之而得命也求之不得命也求之不得而此心此志百年不懈始終以求才爲主此亦命也羅近秋才分何如有志氣頗識道理否兵事則三五十年亦未

易了此番又取永郴桂衡之民以爲賊湖南人殺湖
南人尙一生殺不完况勇少於賊耶黃澤遠交棣台
使用餉歸鄂省如湖口有警普若敗挫則尙欲以一
營來助如可不需亦乞示下總之林翼處即使萬分
爲難亦不專爭黃澤遠一營總以守定石鐘莫棄前
功爲要普等不知兵畧不知宜戰宜守之機勢此事
本難言許多讀書人亦不知也

復李香雪太守 三月十五日

得書言鹽卡之事中肯陸路設卡總難盡善一語破
的足以知民之情僞矣麻城之事訪的再辦下游湖

口尙可無虞劉亡而普勝繼又敗然敗兵尙有萬人
賊亦不過萬人將無智畧又無德性又無器識奈何
江西長官度越尋凡各將請添兵無不應者卻不管
餉從何來作撫臺不管餉亦甚便宜承詢湘中人來
頗怨左公此天下古今之通病昔年滌帥倡義舉國
非之兩司且上詳請參其時徐與陶爲藩臬也四年
後湖南無粵逆惟廣東竄入三股一股從茶陵竄江
西其時賴有王璞山力與之抗一抗再抗仍不免竄
往江西吾湘官民之嘖嘖致怨者尙有憾於王與左
也殆五年以後全境無事庸劣之官得以安富尊榮

浮華之士亦得以般樂怠傲於是頌左者有人頌滌
卽者亦有人怨詈者固無識頌美者亦非情也弟於
二月寄左公書切囑其專意集兵慎勿分防言軍事
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會乃能有所全
若處處設備卽十萬兵無尺寸之效此意至精至切
左公手無斧柯不過睨而視之耳官與士安得不怨
不僅左公然也昨見希庵戒其敬慎虛心湖北不久
有難與皖交界者五百餘里與豫交界者千二百里
與湘與豫章交界者又千有餘里試思如此幅員如
此鄰舍更從何處防起一處有事林翼之罪已不赦

古今人以任事爲最難而世俗巧宦動以兵事爲戒蓋亦閱世之深不得已而出乎此也迪庵血性剛烈故一敗卽以身殉殉之良是也丈夫不可辱與其圖後局之難撐不如顧當前之大義此迪庵之所以甘心無悔也大抵爲人謀事是世間苦境謀人之軍尤難之難者也平時不守正怨固不免平日守正人莫誰何兵事有蹉跎則怨謗更多矣七年之夏常沛霖張祥泰已欣欣自得此固世情之自然小人之幸災樂禍固不足怪也近月多憂壽山去後惟仲然尙可深談然憂不可懈也有能合不能分之苦天不安有

一枝人馬並會一處以犯楚疆之笨賊哉又辦事之才取人之法原無一定有聖賢一路有豪俠一路立賢無方古人所以不可幾及弟之所患仍是統將無人希庵則能獨當一路而他路又將誰屬哉周條侯受命卽請便宜以梁委七國其時漢景帝與竇太后屢詔救梁而條侯不奉詔王翦破楚非六十萬人則不行卽行亦堅壁以審機唐太宗與宋金剛戰以蓋世雄畧堅壁年餘分兵抄其糧道糧竭賊逃一日夜追二百里設此三事處今日早已撤去矣姑發梗概以助高明

復楊厚菴軍門 十五日

劉傑人銳意攻堅致有此挫捐軀赴敵兄弟後先殊堪痛愕乃一戰不利致使賊勢披猖殊爲可惜至賊匪備船上犯吾兄以屢勝之師碩畫籌防江面游氛自可無憂其豕突惟湖口九江俱係扼要重地我軍以四年全力得之甚難而守之亦殊不易諸凡防勦事宜尙望卓裁審量函普鎮加意防閑相機妥辦萬不可稍有疏虞皆賴蓋抱權衡多方指示也襄府水師有警方調前函爲思患預防之計暫不必亟亟也湖南調弟處四營并乞馬隊已於舒輔廷部下籌撥

二百名派營總一員督率前往初十日已啟行矣近探陳逆大股尙徘徊定遠之間霍六一帶尙未十分警逼現派委紳士於商固入麻總路擇其險隘設立碉卡外杜窺伺內省防兵俟湖南軍事稍定方圖併力東征耳

致會滌帥

三月十五日

湖南所調馬隊十一日從上巴河啟行聞招勇已及三萬人初一日以後尙無信來衡州寶慶或可不失惟攬榔桂永三郡之民以爲賊異日之爭戰未有艾也黃澤遠必畱湖口交雪芹派守景鎮未復而劉傑

人先亡於建德普之各營頗有勇敢而主持兵畧實
 無其人終必敗矣尊處添勇三千而無統將是猶銅
 錢塞滿屋子而未歸貫串也實為近事之大可愛此
 間有希庵之肅靜目前尚不覺其苦然好修飭之人
 不喜樸魯之士異日臨大敵決大疑恐骨氣不揚思
 慮不入獨當一路均非其選矣希庵在此閒固無妨
 礙然賊分則兵不得不分似須為之謀臨時假統或
 不得力也此事內咎於心思之半年竟不可得豫州
 擒匪四起豫撫奏乞黃州兵 廷旨允之力固難
 分遷地勿良尤楚軍之通弊湖南藩庫糧庫可支三

箇月惟尊處三萬必不能濟近得江西萬餘而失湖南三萬何財運之窮也

致閣丹初

敬銘 農部 十六日

久聞志行如饑如渴始得之渭春繼訪之午山又證之以傳詩而傾慕之誠結於夢想矣 頌奉 上諭

已蒙

聖恩俞允從此鄂中受福無窮延望之殷

尙乞投袂而起不我遐棄新野衛公是吾死友王槐軒所舉去年卽欲同午山奏調而不果弟不知衛公字號尙乞老兄轉致愚忱一同速駕軍務地方不拘一格必軍務乃能逾格必地方得人軍務乃能順手

此機當共鑒之弟才力至劣而好善之誠殆過時人
如憐其愚而教益之則事猶可爲也天下之患不獨
在盜賊患在人心不轉人才不出耳人才隨時而生
患在人之不求耳欲言不盡聊抒梗概敬質高明

致郭筠仙

三月十八日

湖南力與賊抗苦哉高叟現已募得三萬人然尙不
及賊數十分之一二也長沙必無虞而邊郡必有失
目前尙可支而流毒必及於數省欲使賊畏怯而不
深入莫如乞黑龍江馬兵千人以健將如舒保者將
之輔以楚兵萬人必可破賊且馬隊若得人統帶千

人之餉不過步兵二千人之餉數而兵力可抵三四
千人之用屢請官揆帥奏咨臺邸乞援揆帥尙遲疑
未發也賊若圖湘湘中地勢誠難盡恃馬隊以山多
而稻田鱗比也賊若犯豫章則滌軍必不支犯鄂則
鄂尤不支滌之部下將少兵少鄂軍已入皖者二萬
餘人急切必不能另募二三萬人以湘中之倦將壯
士假歸于里者尙有可取鄂中則將無可選勇無可
募也且湘中積存百萬兩不過僅支三月鄂則一錢
無存豫章則尤無條理是可憂也惜無以此實情上
告者吾恐東南終無完膚矣湖北江西宜麥宜棉花

之地馬隊尙可馳騁公其有術以致此乎念之

致官揆帥 三月十九日

勝帥所咨馬姓桐勇一事殊屬荒謬絕倫已如尊示
通飭各營嚴行拒絕如有依違并許其督兵圍捕斷
不許一人入營一刻逗留也衡州人初九日來信湘
事尙無恙而湖南意謂不以鄰國爲壑恐是大言耳
湖南將士轉戰六七年敢戰之風始於江與塔與羅
與李已成風氣其猛將壯士之倦而思歸者一呼卽
出三五萬人不難召募湖北不能江西尤不能也此
事尙求鈞度思患預防江面却有餘力水師儘多不

足爲慮

致張仲遠莊蕙生 三月二十二日

得書敬悉趙呂劉三子均到營已與接談一次尙須
畱三四日再深談劉子才尤美若善教養當可有成
寶善堂固可位置而鄙人屬望尙不止於牙釐之薪
水照例之保舉也呂子是故人之子一見尤爲心惻
堯仙之後豈忍以縣丞降辱似應於捐銅局加捐知
縣分發試用林翼必竭力助之或俟有便再謀成全
之法此子頗醇美趙子與我情本深或加助捐貲或
待異日效力入名軍籍均無不可總論三子劉之異

日成就較易亦較大呂子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趙
子頗見精采剝落浮華返於醇樸乃可有造從學入
德固有其門不習爲吏當自得師孔子之教不輕許
人以從政蓋其慎也此三人者應以何人爲從政之
才公試思之不患無位患所以立鄙見異日之行走
分發凡公有言弟必應命特舉人以祿位較易而成
人之美使之練習成才似較難也仲遠所論屯衛利
弊較審委員分查之議祈先議定委員弟必從命也
分統之志弟必成之日夜以此事爲事泰山之溜可
穿石矣達夫開缺十八日已發有負蕙生之雅囑著

筆甚輕較告病尙直捷了當而更無窒礙耳湖南之事尙未甚穩賊力甚大蓄謀太深謂爲張皇者淺之乎視人矣

致官揆帥 三月二十五日

昨唐義渠挈獲安慶逆首羅光簡之妻劉氏稟請如何處置鄙意以爲殺一賊婦無損於賊適以阻其歸順之心不如厚爲安慰另覓一明白可靠之人密往賊中諭令獻城光簡獻城贖罪即可保全眷屬並許奏獎三四品官職以示招徠業將此情批令設法妥辦其賊婦劉氏并令送交省垣委員管看優加撫卹

管見如是未審可否

致秦撫曾卓如

三月二十六日

三月廿五日黃州營次奉三月十五日手諭荷賜軍餉萬五千兩天下已任憂樂關懷感仰何似方今碩德遠猷魁梧耆艾可式百僚者必推關中治行爲第一惟以一省供數省之饜擘畫惟勤蓋抱多勞林翼等治軍不力迄用無成吁何可愧所自信者此軍人才殄於三河志氣骨力或遜於前規模肅括質地樸謹尙較東南各省爲優數月之後仍可奮發有爲耳石逆竄郴桂勢頗張大顛公以左生謀倉卒召發壯

丁三萬人鄂中復派馬隊水師及步兵四營以助之
湘人連戰於外壯士之替代假歸者踵接肩摩卽倦
將之棲遲故里者不下數百人呼之卽出期月成軍
設石逆挾此眾以窺江右鄂中則擾攘傾側不知所
屆矣然石逆之志未嘗須臾忘鄂也近月以來顧憂
南路添兵則餉已竭尙是築室道謀耳皖賊憑城抗
拒賊饒未斷卽再與相持三年仍無期限可卜應候
湘軍癡定再謀進勦此時分去之人雖屬無多而將
士返顧之憂心如懸旗搖搖未定故也豫州來此請
兵鄂力無以應之關中天府以三面守以一面戰此

奉春雷侯所以御天下之至計也鄂則四爭之國形勢不如秦矣秦地自明公入關吏治蒸蒸日上回漢相爭解釋糾紛得體聞引用馬百齡其人之才力高下不可知要其身列仕途顧廉恥而敬國法當可信矣竊計秦地回民頗多爭鬪之風隱憂方切如蒙遴委三五安人周行訪察取回民中之讀書識字有身家頂戴復擇其稍明白顧大義者加以禮貌或調至省城接見以寵之異日地方有事即可責成其人以使之自戢其類則幕府辦事乃有綱領線索之可尋繹或亦愚者之一得乎楚事百孔千瘡林翼坐廢

不治顧不自恤其境而爲越俎之謀其愚妄亦旣太甚繼思老前輩之於林翼尙未識面而至性感孚不遺葑菲山不言高海不言深故敢妄獻其愚以備採擇非必其言之有當也林翼在邾城新得將領數人以餉竭而尙遲添募均置左右好爵以糜之而已矣使我多財則軍事尙可爲也秦中良吏極多沈太守已經拔擢此外異才尙乞便中開示林翼非能延攬也好善之性如飢如渴特欲一識姓名錄之夾袋以志向往之誠耳又聞顧醕慶余賡揚龔衡齡江開陳照均有才品可造道路所採未知其詳亦欲得長者

之衡鑒以定其高下耳

致湘鄉楊石泉朱鐵橋

三月二十七日

湘軍起義撐持數年近則將有暮氣相乘矣惟羅公與李公未竟之志事必以吾黨救之乃可以成其終蓋兵事以人才爲根本人才以志氣爲根本兵可挫而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則終不可挫今日軍中之人才志氣殆不如前然猶賴有希庵也希庵母病欲假歸三月以慰其私閣下爲忠烈高弟子乞爲東南民命強起到黃州代理三四月俟希庵八月圖皖公仍可歸湘中林翼才分無可表見而其好善之誠

與接待軍士之情誼肫切則差可自信或者聲音顏色尙非不可與言而距於千里之外者乎

致湘鄉劉霞仙

二十七日

迪庵忠骨到家聞先生始終條理喪祭葬禮均當其宜葬地已定否便中尙乞示之以釋懸注三河之失由分兵太多攻堅太苦精銳已損瘡痍未復承詢所以進兵之速則雖有兩次進兵援廬之

旨其時

李鶴人新失廬州勝克齋又新敗也林翼祭文中固有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忍違

君之語

又有四城旣下道無畱者急援廬州何其速也之語

中朝雖據外聞奏請爲言而實無期限督責之意勝
帥奏乞作爲該處幫辦奉 旨之時軍已覆矣鄂

事殆難言瀛村先生主持省垣綱領其扶正氣而保

醫類固無疵議惟尙不肯獨任耳希庵主持兵事漸

次整理鄙人之愚則覺軍中人才太少志氣筋骨殆

卽於暮氣矣將以氣爲主以志爲帥專尙馴謹之人

則久而必情專求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畢竟

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懼而目先逃

而心先搖平時一一稟承奉令惟謹臨大難而中無

主其識力旣鈍其膽力必減固可憂之大矣儲才館

主持無人已成虛設近於營中支幕以處士夏閻當
葺雪堂之基以處之提調無人鑑衡不審則濫竽者
多尊示養育裁成之論至精夫人才因求才者之志
識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馬得千
里馬而不識識矣而不能勝其力則且樂駑駘之便
安而斥騏驎之偉俊矣朱子云是真虎必有風然則
虎不嘯非風之不從也所愧在此所懼在此來示又
言保境息民理財養主八字爲訓頡兵已久湘事定
則此軍必應圖皖當留三四千人爲鄂鎮復仇雪恥
希庵與林翼之責也林翼負大罪而出若不於兵事

稍盡力其何以堪當其聞警而出也以迪庵義深情切又經手未完者不忍獨諉於希庵一人耳皖事苟完我輩豈可再與於世事哉正月奏調六人已奉

旨者四人林聰爨

文忠季子

衛榮光

新鄉翰林

閻敬銘

朝邑庶常

人敗

張建基

會任東湖知縣

尙有林汝舟

文忠長子

童棫

四川翰林

諭召見或仍發往鄂省也訪系志節清嚴兼明

吏事者平日均未識面也希庵亦知其父母思念之意并知其父母病而又念軍事統轄無人憂思無策蓋此軍萬餘人均稟命於希庵也如蒙石泉鐵橋來鄂替代希庵可暫歸有寄楊朱二函乞代求之爲荷

復英山縣何秩九 四月初一日

皖賊下竄此間另有確耗緣江浦浦口與金陵相犄
角爲彼此必爭之地頃經我軍以計取之而六合合
圍城池亦指日可下故賊之攻浦救六勢所必至據
聞援賊近十萬尙不止抽撥定遠一處也毋恃其不
來恃其不能來嚴防確探仍乞畱意爲幸

復荊宜施道嚴渭春 四月初四日

團練之弊公知之已深故言之切然此中過誤不在
民而在吏州縣苟師法子羽子賤以得人爲先有兄
事師事之人則亦未始不可戢奸謀而清內患三代

以下官與士民打成兩橛所與處者惟役耳事奚由
理今日之事當進君子之真團退小人之偽團而已
團練可張虛聲杜奸細追敗賊連擄掠荆宜與鼎澧
接壤之處防不勝防大要在嚴江防以自守斯爲先
者江防不誤卽決裂亦不過南岸數縣耳而根本不
搖應將水路要津先期防查則事前先有把握蘄黃
以下水師尙富彭楊之心謀楚頗忠設有緩急則可
保其連檣直上必無空虛之理陸路爲英山太湖荆
橋陳德圍所牽綴其置於空者以備應活機者惟上
巴河一起不滿六千人如有緩急亦可斟酌陸路之

險處要處總處凡幾處須兵幾何人此非周咨博訪
復沈思靜審不能得其要也檄州縣繪圖特以戶工
房之舊圖塞責耳公試豫思之兵事決於臨機而地
勢審於平日非尋常張皇幽渺可比李與黃三清之
請如蒙 恩允則鄂之幸特人微言輕功薄罪重

惕惕自恐恐不當於中朝之望耳笠西應否畱楚應
否補足三班候省中之信林翼不能自發其端昔年
引用此公頗排眾議如六年石逆破走排眾論而特
命鮑超於餉竭之時作添兵之事然而七年之自春
徂秋八年之冬力竭宿松亦稍有補實則豫謀於六

年之夏季也近日又有一志向欲開湖北之風氣爲
自強之計爲不甘爲人下之謀而竊念餉糈不足徘徊
已三月之久矣另件錄上事尙未成而此心殊拳
拳矣江陵捏災之案地丁項下除舊緩七千四兩外
八年報緩一萬一千伍百四十九兩零漕米在外是
亦鮑令之續耳監令則舊緩一千餘捏緩八千一百
四十一兩餘漕米在外情尤可惡蔭雲前借尙謂監
利之無籍已有成效吾斯未信不敢贊詞是公家之
利故歷年以來無人傷心也若私家之田舍若此廬
此田主不焦憤致命者幾希藉曰事須漸進政

貴有恒然而林翼於鄂亦已四年矣其所成就果無愧哉年復一年不可救藥林翼之愧恨當何如哉公其爲我切思之明示之課大旺大舖一日差爲心慰湖南蓄百餘萬之餉湖北則月有所虧湖南之猛將勇士倦鬪思歸者數擊肩摩相望於道者不下十萬人故一呼而雲集響應已四萬人湖北則千人二人亦無可募曰貧曰弱安乎危乎公之心志不忘在吾他人之志然乎否乎

復蘄州彭牧禹門 四月初四日

團練以防兵爲聲援斯誠至論鄙意竊謂百數十里

瀕邊之境僅恃千餘防兵遇賊越竄微特歧途百出
鞭長莫及卽確偵大隊奄至力與捍敵非有各團練
聲明旗鼓駭賊觀聽亦恐瘠牛償豚勢力不支惟是
兵勇日支口糧接戰是其應分防此防彼原可隨時
調撥團練不過就地糾合自衛身家不能任意轉移
賊之將來團經而兵緝賊之既至兵正而團奇如是
而已至於激勵忠憤敵愾同仇則在牧民者德義淪
洽民忘死勞非一蹴所能驟效也斬蛇一事觀柳州
捕蛇文知爲千古虐政得與不得亦在有意無意之
閒正不必以此報最也

致羅方伯 初五日

希庵治兵極有法度其立志以謀皖保鄂自任純
不二蓋此公是志在聖賢心無纖毫妄念者也六合
無賊太湖之圍尙阻隔水道不能得手兩水夾護一
城春夏之交宛在水中央應俟秋令乃可謀也其母
久病思子頗切湖南軍務未竣湖北亦難深入不如
及此夏令準其私假三月弟思人生之事莫大於思
親見面一月則心安理得此後爲 國出力氣必盛
於前心力亦必專一不紛矣弟是鮮民不忍重違其
意昔信陵君奪晉鄙軍下令曰父母在一子在軍者

歸養兄弟在軍者一人歸養八萬人選汰爲六萬人
遂以破秦蓋用兵之道在得人心乃能得人之力
信陵君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至湖北各營法度
謹嚴將官謹慎有餘林翼卽不才尙能任此而不致
貽誤今日與希庵面談林翼自信必不自作聰明且
自言惟其稍有聰明故能不自作聰明也近月以來
弟營所訪求勇敢著名一可當十當百者頗不乏人
均歷年打仗確有實跡之人非虛聲也厚以廩餼延
攬頗多林翼之好勇敢更勝於他將其平日優待將
士之情固人所共見也惟因餉項未裕不敢放手此

時且多儲人才以備異日之選林翼從軍已七年尙未厭兵私志尙欲創造規模力開風氣俟削平皖北乃求我志耳愚公之山精衛之石殆毋類是咸甯錢漕向有附城包戶五百餘家苟非多取於民何樂爲此能清其致弊之由而徐爲整理以復自封投櫃之法乎咸甯茶葉并百貨釐通行上海委員呼應不靈偷漏且多能助力會辦添益軍餉乎

此條應責成之并由牙釐總局

知咸甯好訟能於聽斷明決不取分文并約束書差

不致魚肉鄉愚乎夫爲政之要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作州縣者不爲劣紳富戶之所嗾使斯得之矣乞

澹村先生與李令遇泰堅明約束勉踐斯言乃不愧
幹練之吏耳

致太湖諸營 初六日

有言太湖河水自上游龍山宮分爲二流夾城而過
至下游十五里之迴龍山復合山水一發城在中央
擬於下游迴龍山水口狹窄處設法堵堰妨引沂注
邳故事此旁人獻策之詞不知地勢若何其地須駐
重兵然後堰可保築堰蓄水可使太湖之城蕩爲巨
浸否又賊勢必拚命衝突以撓我計必須兵若干乃
可無患其東南一路接濟可因此斷絕否說者謂此

法可使太湖賊盡爲魚鼈然乎否乎此外應思之策
尙有何事宜預籌何事宜預防萬分焦灼之時偶聞
此論錄以奉聞倘有可採卽乞相度籌畫秘密自酌
詳悉指示爲禱

致羅澹村方伯

四月初三日

安陸士習民風錢糧詞訟積弊甲通省來示所言均
是也周壽山署煩難疲玩之缺以試其才自可因事
造就近年才志均好然愛人之道以嚴爲主寬則心
弛而氣浮幸嚴以戒之新息之兄有言良工不示人
以璞大器晚成可見君子愛人自有深意鄙見并不

望其補缺升官也唐鶴九之才與吳公同調心力均
果銳能入其清查沔陽如有成效一洗積弊則以之
委署監利人不能嫌我不能疑若猶未也應待後命
乞公查詢沔陽近事或竟以手函詢之由尊處速卽
函詢均可行也舉人不能不破格破格則須循名核
實否則人卽無言而我心先愧矣來示以近月同通
州縣來鄂者鞞擊肩摩如貧家食指日繁無執事以
相處則且私相訾議自以智慮麤淺惴惴致慎爲謙
退之詞此時指省者均以湖北已治已安矣欲享清
閒之福以遂其稻粱之謀世俗之情固不足怪安富

如江蘇山西陝西四川指捐者一二千員均無位置
亦無差委任其去來則可耳鄂省尙有見長官之一
日如江蘇四川山西則有不得見者三年矣此中人
才豈可以一人之見一筆抹倒應請分日分起不可
旅進
旅退轉致勞神而不可
考核應俾其照例稟見促膝並坐與之緩談事理久
之則浮僞者其本末立見而稍稍可用者姑志於心
以待試用或亦披沙揀金之一法乎然此事頗費眼
力須全副精神隨事貫注乃可有準耳至於地方委
用我輩既欲稍稍補救於斯民豈可再避嫌怨須知
禍福有定命顯晦有定時去留有定數避嫌怨者未

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也古人憂讒畏譏非以求一已之福也蓋身當其事義無可辭恐讒謗之蜚騰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以悄悄之憂心致其忠愛之忱耳至於一身之禍福進退何足動其毫末哉以林翼料事如中堂之德大福厚心無纖芥之私必無後慮老兄懃懃篤厚秉心公正亦必無嫌怨之慮所不可知者林翼耳林翼用人頗患束濕薪之過氣粗智闊百孔千瘡然此公心尙在尙可勉附於中堂與老兄之末此後更當綜核名實純一不二苟其才也雖疎必舉苟其非人雖親必斥充類之盡不過怨謗沸

騰放廢不用昔年聞梁某公署蘇撫嘆夷入江梁公
送客佯倒於宅門外口流沫而目斜視以此避死姑
蘇之人皆目笑之厥後劉督在閩派商梁公避於江
浙纍纍如喪家之狗又蘇藩司聯某於粵匪破鎮江
時效梁所爲而加甚焉又昔年家居六年見某撫與
某藩在湘凡可以徇人情而避怨謗者無所不用其
極湘中之吏治頽廢不可救藥而亦禍逮其身然則
守柳下之直道必愈乎梁公之僞疾以求退矣若陸
費若萬之貽害地方又不如任怨之尙可盡此心矣
且世閒那有恩怨哉官事如浮雲蒼狗美人惟人所

肖昔漢平陽侯願以齋之獄市爲寄我輩亦當如是
苟其中無私毫之欲則綜核者盡一時之心力而已
矣處此時艱豈容更萌他念公其毅然行之而毋疑
書詞汗漫傷時駭俗幸閱後屏之秘之

與蔣文若論刊讀史兵畧事例

四月初七日

初六日晡後得專卒寄來摘鈔左氏傳披閱一過林
翼連年待罪戎行惟今日之學稍勤而奉上公牘則
廢擱不治矣梅村所擬體例均是如伐某國取某邑
凡兵事之無當於兵畧者不錄其意良是所言各條
亦均是惟渠之地輿之學極爲精博刪煩就簡非梅

村目爲之則恐擇之不精也又此編以兵畧爲本而
兵畧以地利爲要如楚失成臯而亡蜀失荊州而蹙
秦王得虎牢而竇王并禽宋伐燕雲而汴京不守元
爭襄陽而鄂歸掌握之類凡有關於大畧遠謀者幸
明以教我又凡以謀畧勝人不戰而誦人之兵者又
如衛文大帛之冠大布之衣如魏武屯田邸閣之事
皆強兵之至計也不必有兵事之可錄而必須編入
冊中如子西之策夫差已錄淮陰初拜之料項羽是
也大約分編在諸賢而總裁則專屬之梅村矣刻本
亦須大雅不可以坊閒俗本爲式大致須如大板字

畫須細筋入骨鐵畫銀鈎如武昌無好手可在湘潭
長沙覓之此則專屬之文若矣

致曾滌帥

初七日

兩得賜書敬承一切景德鎮終必收復事固有時瓜
熟自落也屈蟠守湖口人地最宜小池口現必無事
所駐黃副將澤遠因東流有警已調往城守爲水師
護糧耳普軍中有羅近秋勇敢確然可信蓋冠寶營
而第一惟不審稍稍有將畧否幸及時訪察以畱塔
忠武之餘烈欽堂之膽氣無所長而才具又所短終
難獨任耳因皖賊游魂未定致希庵未能省親私心

愧恨中夜怳怳近探陳逆全力注於江浦浦口六合
蓋十萬人矣其畱上游者僅城守之賊四五月楚
軍亦難期深入希庵於初八日坐快鱗船回湘三月
之假軍事尙可奉令惟謹林翼至愚當不自作聰明
亦惟林翼頗聰明當不自用其愚此舉心安理得秋
初再出其心稍平其志氣必更盛矣林翼近頗畱心
驍勇夾袋褊小不能回旋而私志必欲爲湖北力開
風氣再假數月當有一新軍也彼泉俟尊處別案先
保後倣處卽奏歸湖北澹村先生忠謹醅篤如得相
助爲理器量益宏遠矣天津尙無警變湘中之賊頗

張石達開已竄駐祁陽山中新舊之賊如蠅如蟻蓋數百里無斷缺左卿頗怪蕭濬川之從容雅步又謂我輩謂賊少爲失實也湘若不支則鄂與豫章更不必問湘中猛將壯士之倦而思歸者何止十萬人庫存百萬餘兩近十年富強之國也假令與鄂爭雄鄂中添三五千人亦恐不能應手安得一呼響應一二月內卽成四萬餘人哉以此思鄂鄂之危可想矣

廷旨一道抄呈請示辦法

致官揆帥

初八日

初八日得湖南軍報大局雖無潰敗情狀而備多力

分左支右絀之情形已在語言之外細心體察竊恐其力不能勝湖南地小山徑險隘較湖北地勢不同戰守亦較湖北爲易猛將壯士之假歸於家者較擊肩摩故一月內外成軍四萬餘人湖北將才較少勇風未開若欲倉卒召募恐難應敵若賊志必在拊鄂之背窺蜀之藩則現在兵力惟黃州六千人可禦一路而武昌岳州荊宜五府地面防不勝防矣况又有皖賊之牽綴於前也哉湘南去冬以來庫有所餘約逾百萬湖北每月供支東征之餉必虧數萬以久設湖南果不支禍必及於鄂省地勢與兵力餉力尙不

及湖南則鄂事必不堪涉想矣查一三三年賊從湖南
犯鄂犯皖犯金陵其時永州衡州長沙并未失守此
次永州衡州寶慶三府卽令保守無恙而賊所經過
不必定由郡城若大股分竄湖南不能追湖北勢必
不能堵也二三千人禦賊於封在昔年則尙屬可行
近年賊計專以裹脅多人分路包鈔以迷軍士之目
而懼軍士之氣未戰而氣先怯故不能堅持不敗也
上冬三河桐城是其前鑿大抵賊若拊鄂之背必在
夏秋之間其大枝另由西路窺伺巴蜀則尙未可知
也湖北禦此大股必須再添二萬人餉力固不能任

將才又不能多日夜籌思安得有一二萬人以爲鄂
用乎且恐湘人之驚魂未定則從軍之士必少湘中
鑒於前此之空虛非全境肅清三五月後必無援師
出境亦必無追兵到鄂也則鄂之士民豈堪再罹奇
禍也耶愚見欲自守於境內不如助勦於境外助勦
則兵少而功倍自守則備多而勢分有一愚下之策
不如及希庵假歸之便卽派湘軍撫標精銳五千人
從岳州湘陰益陽取道邵陽以勦寶慶一路之賊希
庵所居鄉村距寶慶甚近陸軍從岳州到寶慶必在
希庵到家後廿日公義私情兩得其宜且周寬世等

尚可附益二三千人以此精銳搏戰當可破滅一路
救隣美名也湖南橫逞意氣不應爭者必忿爭而以
厚道待之大度處之盛德也賊多而不守城則戰事
必多如能勦除一股則湖南之受賜不必說卽湖北
江西亦可免十年之憂大功也一心奉公人未乞師
而予以精兵一意保民不忍使脅從之眾久陷賊中
變爲戾種消東南數省之隱憂此又陰德之尤大者
也惟此計頗奇險在湘受益甚大在鄂則不甚穩應
以湘撫二三千人守黃州專以固守爲事不謀戰畧
更以新定鄂軍章程於蘄州大同鄉募千人爲守兵

於麻城黃安募千人於襄鄖募千五百人均且守且
練私料近二月賊已趨六合江浦楚境或可藉以援
湘乎或曰楚軍不援皖而惟湘是圖又湘人以空虛
而致賊鄂人奈何效尤愚見皖賊遍地久無主人孤
軍遠征必須分爲三路待時而動湘賊有湘中主人
尙肯自謀得助則成功失助則功不成情境固不同
也賊在皖者不過十萬且未必卽來賊在湘者終必
貽鄂人以隱憂也以上林翼一人之愚見未知有一
二字可採否私心亦未敢信以爲是且湖南人亦未
曾來此乞兵愚人過慮故縷縷奉商并非定見也如

寶慶之議以爲未可則或由平江瀏陽以助茶陵攸縣是亦一說也大約賊之大股必由寶慶山中入西山矣又助湖南兵力莫如馬隊餉不過如步兵之二人而力可抵步兵之五人巴玉農廿八日已過衛輝行走尙速應否催之應否再乞數百甲兵應候鈞定

致厲伯符觀察

四月初八日

前奉來示以若照鄂軍坐營章程則力尙可添三營等情弟思前定鄂章尙有許多行不去之處卽如長夫太少一難也長夫僅許坐營價銀一兩二難也凡勇士非重價則不能養其身卽不能得其力三難也

現已將前章刪改較前所添不過三百金內外或不致格礙難行轉成虛設天下萬事萬物凡便宜不是貨而兵勇之驍果與士人之智識過人者非重祿優餼不足以贍之此事頗難斟酌卽現定章程尙恐不足以招徠猛士也新章一本乞公同核正如以爲可卽請算較明白交文若發刻刻後將前行鄂軍章程銷燬可也刻下營中札調各處鄂人可戰及水陸將備可戰者不少仍是湘人多弟以確切戰功爲憑故不能不用湘人耳勇丁則決計用鄂人如可添三四千人則將領尙有其選惜餉糈不繼耳公同思議爲

要至此書有實濟於近事且必傳之書萬不可以俗
手刻成時俗坊板令人生憎應如何札調上等刻手
乞伯符子山兄謀之大致必如大板日知錄成樣及
監板廿一史成樣乃可行也校對尤爲第一要事文
若妥謀之

致左季丈 初八日

前於四月初三日得三月二十七日手書甚詳以黎
順傳述聞言致稍憤鬱實則曉事人必不議公也議公
者湖南之官也如醉如夢忽歌忽泣湖南稍有所著
此等佐雜與以道府未信其可也且呼嘯成風應募者逾四萬人將士頗知戰法而機

畧形勢又無出左之右者賊之蓄謀窺湘殆亦失算
若竟窺鄂鄂無以應也蕭 雅步從容逢人便問

魏三兄其所謂血性者安在彼言網開一面是欲縱
賊入蜀師楊武陵故智也蕭 生長於蜀豈容自

萌此心陳金鼈并非欲調回因前言水師已足并蕭
守一營亦可不需故也在湘則恐兵多無餉耳實則
湖北之防勦潯皖亦鄂人之代謀豈其厚於潯皖而
轉薄於湘耶應候信到卽札飭糧臺續解水師之餉
其馬隊五月後之餉則已札行矣有言石逆膽怯者
據稱在浙江衢州攻城忽賊探報九江李大人從閒

道山僻處繞來石逆疑爲迪庵不知其爲李定泰也
卽夜自徙改圖犯閩其說然乎近日情形何如劉印
渠現在何處能并力以辦此股否皖中情形日見支
離湘尙有人鄂才獨少自顧不暇何暇謗人

與余會亭

四月初十日

足下所請彭心友畱營已另案批准并破格優給鹽
糧由糧臺動支矣我志在於力矯湖北積弱之習特
開風氣另批之行唐丞者可查閱卽知我心之拳拳
矣足下久於蘄黃蘄黃之士有廉勇明白曉暢兵畧
武可殺賊文能和眾者乎足下生長襄陽襄陽之士

人有忠義爲心勇敢爲志者乎求將之道在有良心
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畧舉貢生監白丁皆可不拘資
格足下能訪舉數人稟請調看乎又阿參將一營大
小員弁千人豈無三五可造之才耶幸隨地隨時因
才訪察明以告我

復恩秋觴

初十日

承解火藥燃試極佳惟配合灰料古法以茄桿爲最
柳杉次之茄桿刻難購覓柳杉儘有何至采用雜木
愚意且依法醜試何如何如

致羅澹村方伯

四月十二日

希庵已到武昌否何日西上弟前說恐公議仍以爲

不安

初九日所上條陳分兵援湘之說也

弟亦不敢自信其是公意云

何茲擬復奏三件亦不敢自以爲是敬乞會同蕙生

仲遠子山伯符改正已另將稿本寄上中堂如改正

後乞回明中堂爲荷此時漸有不寐之意心神卽不

如冬春之專一矣正摺一分夾片二分正摺無多詞

夾片則關係異日之安危不可不先事預籌都之非

徇畏勝帥也林翼亦須早謀林翼之日夜憂思夜不

能寐畏湖南之以鄰爲壑也募勇一萬不如馬隊一

千以賊氣先怯賊心先寒若以馬隊伏後卽不肖如

林翼自帶五千六千人亦敢與二萬賊相抗必如此
乃不牽動下游乃不至數年經營之黃州再行委棄
黃州爲湖北之精華也黃州搖動漢陽武昌可危中
堂之公心盛德天下一人應以良言曰進左右必蒙
鑒納諸君子其念之哉敬之哉如馬隊事可行則林
翼再從容調募鄂人爲勇所添不多湖北總可有爲
否則臨時必手忙腳亂矣膽量人人皆小只須分別
平日膽小臨時膽大耳今人則平日膽大臨時膽小
可痛也已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三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四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左季丈

已未四月十二日

得初三日書又將十日矣軍情何以焦憤口深不肖
之志尙欲以力助湘而謀尙未成志亦不申不敢告
也公之於時事蓋可謂才然林翼視之尙未盡其用
有德有寵無位無民其何以濟聞公者湘人非鄂人
也此沛公司馬之類也何足介意此等事何足一嗤一哂哉惟是籌
筆勤苦中懷拂逆恐身其瘠矣湖南軍事賊勢已代

草會奏既以預防上游而又與前言相合近日衡永
實情形穩固否昔條侯之破七國堅壁三月以太后
梁王之故而不受詔故曰亞夫真可任使也秦王之
破宋金剛亦堅壁年餘俟其糧盡遁走則一日夜追
勦二百餘里秦王非天錫智勇者哉設今人當之則
議其怯矣天下絕少知畧之人近月發憤著書取左
傳通鑑之兵事地理而編次之兵事以知畧爲上地
理以釋今爲考証公講輿地二十年管兵事又十年
明晰此中之精微者矣此書秋前可成冬春當可刊
板以行也印渠何如將中應注意於此人

致羅方伯 十二日

去年星槎到而林翼居憂星槎卽欲同歸中堂獨信
任而委以安陸不知者尙欲爲達夫作復歸於毫之
計其議論星槎者屢屢矣茲閱其來稟其治行何如
鍾祥得此功效始願尙不及此使守令若此天下安
得有亂世哉林翼不保星槎亦不願星槎之久作官
更不望其補缺發財然沾沾不釋於去年進言之事
則心以爲憤也可見世事無真是非特有假好惡耳
我若徇私以枉事異日豈有利於星槎哉然世之徇
私以枉事者試返而自問異日又豈能獲私利之報

於其所徇私利之人哉。盍亦反其本矣。江浦一帶信
息尙好。儻使狗而可屠。則皖民尙有再生之日。勝帥
之前奏。蓋覬覦六合之功也。貪功者。決非大器。早聞
各摺諒已詳察矣。

復商城羅復亭司馬

四月十三日

接奉惠復。具悉防禦之設。深費盡勞。謝謝此事。爲節
省防兵起見。守險在民。而決戰仍在將士也。來示周
詳。心爲憮然。竊念決勝運籌。以地利爲要義。而非身
經履勘。胸有智珠。亦不能得其要領。閣下老謀碩畫。
洞中機宜。酌夷險而措置之。必爲地方安全之利。惟

是香社高叟久耽煙霞以一紙煩勞玉趾至與雜作
爲儔此心殊抱不安不才如林翼亦何能有爲惟賴
二三同志從公戮力耳皖謀尙無進步而湘氛告警
又爲鄂拊背之虞任鉅時艱莫此爲極先生何以教
之

致荆宜施道嚴謂春

十四日

湘南之賊初三日以前及初五日以前來信尙是左
友右繼防不勝防之狀駸駸及新甯武岡矣荆南道
之江防是否有一二必扼之要說者謂扼太平口與
岳州荆江腦卽得要領然乎又陸路州縣之在江南

者以何路爲要先事預思臨時乃有把握也刻下不能不預行添兵以新者守上游以慣戰者抽調從征或亦慎守其一而戒備不虞之一端乎然力不從心苦餉之不足殊難放手古聖賢之必欲恭儉爲德正患臨難無錢耳蔭雲兄贈我之京棧九錢餘試之不效蓋中邊皆甜造作多也公送之棧似佳尙未試用然以虛糜軍餉無可效力之軍食此有愧應卽停止節下餽送食品遠道將來往往卻之難安本年札飭糧臺停年節餽遺則弟處亦不得獨收以自異於營官應求告之蔭雲笠西停止爲荷江隄何如蝗孽何

如尙希示我

致牙釐文案糧臺諸君

四月十四日

據副右營逃去之敗勇孫姓供四眼狗於鶴營降後
破勝帥之營勝帥本是大敗乃轉以捷聞方告急求

聞均見

章奏 卽夜馳往江浦不能逞志賊約六七萬人官

軍亦有數十營壘嚴守不戰前憑江流後阻沮澤賊
亦不能越也狗偷渡金陵以金陵求援日急每人日
米四兩每禮拜錢八文數日後狗仍渡江欲卽往六
合如六合不敗則金陵可破計零星接濟必不能多
湖南之局終爲鄂患力不足也昨日之奏稿三件抄

上祈錄一分備諸公異日之張本諸君子須勉自愛
鄙人欲以此事傳一二替手久矣香雪不必說少村
異日何如閱後仍還之候中堂繕發後抄行各處并
寄滌帥也又湖北存庫之錢不佳須轉移於無形每
月領一萬串仍限二月三月將釐局錢之佳者繳還
應請少固香雪文若經手則無弊而於異日之緩急
仍有可恃凡商民不可使之疑錢價貴時出庫錢萬
串以便民若以庫錢取用於有警變之時商民未習
買索未勻則不免疑阻矣此莊子所以致慨於朝暮
賦狙也又利國之要尙須鑄錢如購銅器設局於武

漢之市大約千錢可得十餘斤之銅器

其根本在此

加白

鉛三成并加以火工之雜費

其利害得失在此

得如千錢所購

之銅器自廢改成以雍正康熙錢式爲定仍可得千錢而贏數十錢或十錢便爲上利卽千錢購器僅能鑄成千錢尙是中利千錢購器鑄成九百八九十錢亦是小利利在權操於國不操於私鑄之奸民而商民之隱受其利者無窮也均當勉行諸君子公商審處若用蔭雲所用之人仍無當也此事若苦心思之實力行之楚民可富富在民不在官民富乃官富也若今日之官長則必以大錢之欺民者爲利豈知

古之所謂文者
三

勾木爲利卽縮本亦爲利哉吁此事應商之方伯方伯與鄂人非言利之人然方伯於國計民生之受益處必毅然行之但恐我之委託非人則無如何耳購銅器之事少固兄爲之必得其實鑄事則望香雪文若思議之若此計不行錢必日見其小民必日見其窮不可不知其錢貴銀賤猶其淺顯者耳速卽周咨博訪以窮其變沈思妥議以折其中梅村所著極佳此編成必敬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之可爲帝者師矣然亦視諸公之天分何如志氣何如又凡可以利國利民俗人所疑而志士所獨任者不妨集思以

益我凡奇謀至計總在平實處如布帛菽粟之類愈
近淺愈廣大而精微也又富國之道總須先從利民
著議乃有根本乃有歸徯欺民者詐也自愚而以之
愚人智者不爲也剝民自剝其身也如割肉以充饑
腹未飽而身已殘仁者不爲也不可不知華元付以
銀四十招降札文一道前往矣此等事亦可備一格
而不可專恃此也

致厲觀察 十四日

得十一日書以不能因餉絀而遂不籌兵可謂知要
矣如奏乞天津防堵黑龍江甲兵千名則一月後可

到沿邊先添三千人約計可抽回萬人輔以馬隊指

調天津

一千名卽分兩路尙可戰也否則只有聽天

由命之一策耳添馬隊則賊氣先怯而餉不甚多添
步隊過多則餉必竭謀鄂之忠此爲第一各營節賞
已明見公贖減省未便獨於馬隊加增應請減半給
發如昔年發千錢者此後改爲五百錢亦聊厚不爲
薄矣雪琴厚菴之水腫餉項尙可稍欠雪琴則有江
西釐金且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之舊一洗而清也雪
琴處似可暫停厚菴處只可暫欠湘營用度亦太多
均不知籌餉者苦心孤誼也湖南如餉項不支則水

師四營陟湖南所募不管外應查明人數多寡酌量
徑解湖南仍候弟處咨文乃行可請先行查明援湘
各水營人數及支領餉項數目先期開單示及以便
酌行咨札都多所轄亦有步將節下餽遺應請一例
停止免一番應酬也弟處既不送營官之禮擬并不
收司道節下餽遺食品以昭畫一購馬差應委楊遊
擊爲是督巡捕兼城守者也容再商之中堂弟意欲於正項內
扣銀三百兩另飭特覓民戶良馬十餘匹交弟蓄養
此件請存記俟發銀時告之承辦之人彼處馬價到十餘兩二十餘兩
便是軼羣拔類其尋常馬羣概是四兩八錢也沿途亦須

稍稍有費不遺 蕭姓應收監嚴訊其餘皆鱗爪也我
入兩可到鄂 輩用人豈能保其不作弊彼自作孽與我輩何尤卽
聖賢亦不能使此等人之守法奉公也遇事嚴辦正
見我輩之無心且可保全此後許多事體也已另札
委審其辦案則不拘成樣其辦罪則一定之局矣

復貴州糧道韓南溪 四月二十四日

黔中軍務艱窘異常閣下屢經盤錯百折不回矍鑠
是翁新息侯之志事矣此閒征皖諸軍未能進取楚
豫邊疆時虞震動江西贛南現已肅清彭建會勦亦
頗得手其負隅者惟景鎮一股耳江浦守賊薛成良

獻城江南官軍渡江守之進克浦口并圍六合該處
與金陵唇喉賊所必爭陳逆率眾往援勢頗狼狽
北捻賊勝帥專以招撫爲事各股仍復擁眾自衛所
部并未盡薙髮也石逆陷郴桂後乘閒躡永州屬邑
殆徧浸且及於祁陽新甯劉印渠諸公過殪之此賊
結黨蓄謀志圖鄂蜀恐急切必難盪滌也

致童子木檢討

四月二十五日

林翼聞閣下之志氣於渭春已二年矣揣像思擬盞
當世之豪傑春聞以大名疏請於朝得命
報可楚人歡忭各私爲慶朝命催促入對

由鄂出秦其道奚從李申甫從軍撫州過邾城時談
兩日夜知公以家爲累林翼竊謂不然盜賊滿天下
近人之所知也而所患不盡在盜賊則近人之所不
知也公亦何以家爲公爲西甌先生高弟子抱負奇
氣存遠大志聞於世俗之情鄙棄不畱於胸次必慨
念時艱翻然命駕以盡其所志所學矣渭春不言公
之所居林翼亦不知公居何地前寄摺稿於蜀督未
知鈔寄台端否盜賊縱橫已十年欲儉德避難當學
枯寂仙佛謝絕人閒事而近年賊蹤所至窮僻寺觀
焚掠一空操是欲安歸哉及是時二百餘年之

恩澤尙未泯盡人事之當然爲愚公之移山爲精衛之銜石過是欲少味矣林翼負罪從戎念才力之無所樹立故日夜汲汲以求於當代之賢豪公其鑒其愚而憐其誠不勝至感軍次邾城日飲峨眉雪水西望雲山深處擘然企思所期未至我勞如何專此敬請台安不盡馳慕

致各統帥 四月二十九日

日來屢接南信軍情甚緊湘中儲蓄無多一月後餉必不支殊深焦灼議者云賊攻寶慶寶欲由常澧以窺荆南此閒若不預爲籌畫一旦有警倉卒調援恐

難濟事太湖一軍前因堅城不能進取且牽率六千
餘人於荊橋師老餉糜實爲無益不若撤太湖諸營
回駐宿松二郎河分荊橋數營守陳德園其餘數千
悉令馳赴常澧之間擇要屯駐有機可助湘勦賊事
急仍扼險防荊內固荊園外壯湘威并可屏蔽蜀藩
至於防岳一路有現駐省垣及新招督標各營守備
已不空虛東北雖逼近皖氛安慶之賊牽於水師必
不能上犯太湖舒桐之賊卽能上犯宿松陳德園馬
步進或不足守必有餘况陳逆新敗之餘未必卽思
豕突羅麻邊境諒不至遽有警動轉瞬礪卡告成防

堵亦易爲力且上巴河大營足供諸路策應下游可保無虞爲今之計似宜急固荆南門戶輔以水師防守江路俟湘省肅清再行調回分途入皖方爲妥善所議如此是否可行伏冀諸公碩畫老謀同商可否都公處改用步軍忠心謀 國心憂大局可否預籌務期策出萬全至切至要

致曾滌帥楊厚菴都直夫彭雪琴 五月初五日

頃得湖南探報另錄奉上寶慶爲資水之要可由益陽出林子口常德爲沅水之要河澆船料如山積賊得沅水要津則據洞庭之上游又由武岡則已接近

秀山西陽志在犯蜀蜀中兵力恐不足以當此鉅賊且恐忠涪夔之險要爲賊所得則又據長江之上游憂憤實深籌思無策應請隨機指示以爲遵守再沅資之間可否再乞酌撥水師一二營均應由湖北發餉較之防於岳州尤爲扼要左光培甫經調往荊州太平口曾紹霖前已調往荊江腦合併附聞

復平江何達夫

初五日

得書敬悉龍臣以濟時材佐戎東下方冀從容贊畫悉埽欃槍一展其胸中抱負乃變起非常全軍覆沒元戎參佐文武四百餘員同歸於盡迪庵篠石溫甫

浣溪四人而外均不屍還而龍臣忠骸尤一再求之不獲念之每爲淚下顏常山竟爲壑粉史閣部僅有衣冠丈夫報國生且不愛安惜遺蛻所難爲情者獨生存者耳然清風亮節顯揚甚大庭訓益昭固無煩以尋常慰藉之詞進也其嗣子尙稚齒遺腹女雛髮未燥薄賻千兩囑子山湘舫轉交均其教養婚嫁之資諒已妥爲位置閣下爲大宗起見欲爲其殤子立後親支中果有昭穆相當者事屬可行或再嗣一姪亦足以廣其後然此閣下家事妥酌行之可也遺稿乃其生平精血所在自應壽世顧鄙人道卑德薄軍

興以來閒關戎馬筆硯俱荒何足傳龍臣承囑傳贊
誌銘諸事不敢輕諾也竊有志焉能脫稿當爲另寄
湘省軍事甚緊鄂蜀皆唇齒相依水陸馳援尙不知
有濟否黃州下游如安慶徇太一帶皖賊與官軍久
持不下一俟秋閒湘事稍紓乃可大舉圖皖知念並
聞

致官秀峯揆帥 五月初六日

連日心憂賊之入蜀日夜不安旁皇無措賊前已分
枝竄寶慶武岡矣近乃舍祁陽而以大股盡竄邵陽
新化及武岡其分陷廣東州縣者又必陸續而來既

以綴永衡之追師使湘人疑畏而不得并力於寶武計亦狡矣查資水發原於武岡夏漲可由安化益陽分犯岳常澧則皆舟楫萃蓄之所又聞賊蹤已至洪江則踞沅水之上流河澣船料堆積如山賊得辰州常德必造船礮以瞰洞庭而洞庭之險必失然此猶近患也且料賊勢必不如此卽如此以湖北湖南之力尙可掃除一二卽不然禁遏之使不能東下其禍亦輕也愚見賊必以一二枝犯常德澧州施南以窺夔以三四枝入辰州北河分出永順以窺酉陽秀山而入涪州則大江之險必失大江之險失則湖北必

無安枕之日此乃異常之大變賊計果逞必於近一
年內閉關不出自謀巢穴一年之後乃圖四逞十年
二十年之內鄂不得安而關中亦必危矣古今謀吳
楚必爭上游蓋取高屋建瓴之勢千里江陵一日可
至如王濬楊素之造舟於蜀是也又如秦之破楚必
先取巴蜀方舟而下以出扞關是也賊之志在此鄂
之所患亦獨此爲大耳湖南之辰永等府前面亦無
攔阻後路追是送賊入蜀也南撫固無此意而將帥
之力不能戰者必且以入蜀爲幸事謂不欲以鄰國
爲壑特大言耳中堂昨日賜函欲以水師守三峽之

險此湖北切要之大政亦老成忠盡之遠謀惟水師
守險自上勦下則事半而功倍自下防上則勢逆而
力勞何也盛漲之時水師泊於依岸之處而中流仍
不可制蜀中產大木設以巨筏橫撞火船載薪乘風
浪夏漲以圖我則固可危又兩岸須陸師乃有依賴
之勢楚師守水安得同心協力之蜀師以保陸路又
遣將出境譬如遣女歸人其家自有翁姑不能事事
歸我主張設遇不知兵情之主帥則調撥乖方如安
徽焦湖之失資寇兵而張賊勢均係可慮之事也且
縱能守於一時不能保日久之不懈即使賊不入鄂

不能使其不害蜀與秦况賊入蜀則國家歲少二百萬之入款而又歲增四百萬之出款兵興已十年矣何堪再煩 聖主之焦念哉卽以鄂之一省而論東防吳而西防蜀分兵則兵力單添兵則餉力絀且蜀之鹽斤百貨釐稅亦軍餉所關也蜀之不利鄂庸獨利乎是必應代蜀爲謀已無疑義矣林翼之志如精衛而愚如杞人近日不寐竊思一策敢獻其愚惟乞中堂採擇施行江西現無多賊景德鎮不過萬人嬰堅壘而不出石逆之入蜀者至少亦必十萬廿萬人若請 朝命以李定泰守饒州饒廷選守撫州彭

玉麟守九江卽異日金陵大股因飢分竄上游金陵
兵多尙可回勦其禍猶小湖南追兵入蜀將無統一
湖南有鄰省遠隔鞭長莫及之勢蜀督有主客相形
呼應不靈之苦查現在江西之兵與湖南之兵半係
會滌帥舊部若密奏請 旨飭會滌帥酌帶江西
湖北湖南四川水陸精銳將備由鄂馳入蜀中限五
十日可到只須坐鎮夔州而蜀中士風民風已隱然
有鼓舞奮興之勢蓋由鄂入夔可繞在賊之前面由
湘入蜀則反出於賊之後路矣石逆頗避滌帥之兵
去年滌帥欲到浙江而石逆入閩滌帥欲指閩而石

逆入粵東此亦有趨而避之之隱情矣一也滌帥創
造水師水師將備尤能得情欲保蜀之不失亦非於
水師得人不可二也蜀中財賦可以自贍以滌帥前
往而兼總督則士民輸將爭先恐後不至卽虞餉竭
致呼救於司農以增 主上之憂三也滌帥忠實

久在 聖明賞鑒之中其事上信友全憑一誠卽
如中堂推赤心相待滌帥之感激非常并無絲毫意
氣可見其必能成功且此奏爲大局起見 中朝必

四也四川新督外強中乾色厲內荏於軍務
其調蜀而又來京者嫌於嘆夷之欲撤其

人而實則知其不可用也且 聖意必不令往蜀
前次派往粵東雅步從容無心 國事此番到蜀貽
害必多有公署任水陸軍務亦不相合必與外省情
形格關不通以滌帥督師則石逆必不能逞志保全
大局五也金陵之賊必可漸飢皖北之賊鄂人任之
惟捻匪之禍甚大招降之禍必有奇變滌帥欲請馬
隊意固注於兩淮然兩淮之勢尙不如長江勢力之
大且 中朝尙有人能勦此賊西蜀之富五倍於兩
淮十倍於江西二十倍於湖北失蜀則急切無人能
了此賊 中朝亦未必卽動禁旅是失蜀則禍大保

蜀則福大六也滌帥若得蜀中兼署總督軍務緊急必能不請外餉軍務平定必能每歲協濟京餉二百餘萬此可於奏中切實聲明必能保其不誤七也以人事 君大德也保誠篤之臣爲 國家之益大

功也薦賢不必受賞隱德必及子孫八也惟是正摺中或用三銜雙銜專銜夾片或用清字專銜另摺以實情密陳力請代辦總督并申明該侍郎本年五月現已服滿且須聲明必有地方之責則餉糈不匱州縣聽令乃於軍務有益中堂爲 國宰輔爲柱石臣此等大政非中堂不能進言非中堂不敢進言林翼

幼年卽見外省督撫惟陶文毅林文忠與祁竹軒盧厚山先生之心術德量與中堂心術德量同又林翼幼年因見陶文毅請其密保林文忠伊莘農先生作兩江替人文毅深以爲然事關大局安危及早補救實有大功於國家卽一時未蒙採納亦不失爲忠愛之言如竟俞允則舉一人而一省受福天下受福矣或疑賊必全竄江西江必不支夫江西不支無礙於鄂亦無礙於天下四川不支則楚與秦均不安矣兩利兩害擇其輕重惟中堂密酌林翼人微言輕而救蜀救鄂舍此則必無良法如蒙採納一二卽

密傳澹村蕙生及同城大員公同密商擬稿須囑之
蕙生精心結撰將利害得失之故明白曉暢尤以必
得總督爲要著切囑其勿草草也專此密陳敬請採
擇酌度

致各帥

五月初八日

據潛山葉令稟稱該縣城距太湖八十里其路一經
黃泥港一經小池驛兩處距潛太各四十里黃泥港
有馬隊可截欲截小池驛一路似宜駐兵於該處之
西北方高橫嶺外烏株嶺馬尾堰一帶其地近小池
驛二十餘里有險可據懇請預先派弁探勘地勢相

機而行等情前來林翼查如此辦理能斷太湖之賊糧否賊糧果斷援賊必來能不致因賊援之多而引退否四眼狗現在滁州天長來安等處烏合毛賊約十萬人加以懷桐潛廬巢合無爲舒城各路之守賊約四萬人賊數不患其多然亦必先爲之備該令所言之地距太湖大營若干里馬步策應尙可馳援否又須若干人乃可駐紮何營可請奮勇均請商示如現在力量可行固可酌辦如不可行則俟西南岳常澧荆宜施事定秋後全力大舉也林翼無成見特此奉商大約破太湖之法非以一枝勁旅深入虎穴斷

其糧道則必無成功而尤以勁旅二萬人預先調集於空處佈作三路俟賊回援乃可合剿分剿矣再常澧辰沅荆宜等處日形緊急奈何酌之

復宜昌釐局鍾雲卿

謙鈞二十四日

前札所云原以激厲人才頃閱來函具徵竭力奉公至意黽勉從事所謂清慎勤者足下其兼之矣誠得如兄數十輩分佈各路何患庶務不理耶逆黨全注寶慶屢挫不衰而後至者尙絲延不絕林翼日夜籌思賊若竄據常澧巴蜀乘高瞰下勢如泰山之溜力能穿石鄂省受害必深昨復撥兵五千馳赴寶郡歸

李希庵統帶助勦十九日已啟行矣

致長沙張燮庵

華理

處士

六月初六日

日與果臣游藉悉吾兄學業志行超越庸流時深企慕林翼新纂左傳通鑑兵事地理諸書非得博極羣編精於考據者詳加校對竊恐乖舛雜陳遺譏來者閣下淹通如貴與精核如升庵必能辨別風淮雨之訛訂安息酉陽之誤茲特以一書爲介紹卽祈命駕來鄂俯賜參訂俾成善本是所切禱

致平江張子衡潭秋

閣下負幹濟之才究心軍事重以義衛桑梓倍著賢

勞曷勝欽挹林翼因軍事負罪而出客冬臘八馳駐黃州此閒辦事需材特以一紙書爲介紹卽請束裝來營共爲將伯之助仍分別軍務地方酌量任事不盡限以軍事也

復安襄鄖荆道毛驥雲

接奉惠函具悉壹是小宛增註有慨乎其言之當亦詩中應有之義欲以補鄭箋之所未備耳大抵猾吏奸胥剝民膏血固較桑扈竊脂爲尤甚此輩行爲不顧名義其狡詐百端足以蔽上官之耳目而時慮其操術之未工而險狠殘酷流毒無窮爲民不利如云

不克卽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貪心猶未有厭所在
皆是不能盡殺卽殺之而前蠹旣去後蠹又生惟設
法箝制之去其爪牙使無橫噬則亦供奔走之人耳
非虎狼也襄陽卽陽胥吏之弊尤熾乞與午山香圃
力除此弊以蘇民困矜楮寡而平岸獄使輿情畢達
怨毒全清求治之道莫捷於此州縣親民之官一吏
胥之不能制卽不免於率獸以食人尙何能與民分
憂耶啟李兩太守均能愛民者惟以時董戒之嚴飭
各屬加意防閑是爲至要棗陽謝開基一犯仍懇飭
各屬畱心捕緝多方密拿期於必獲也

復孝感縣文任吾

接來函藉悉一切錢漕額賦業經痛減陋規而欺隱
民情猶有盜憎主人之意蚩蚩者何太愚也惟賢宰
徐徐清理加以詳密當不至正供久缺使斯民日陷
於罪而不自知昔子產之褚衣冠而伍田疇孰殺之
歌不後於誰嗣亦愛人以德之事也張濂卿孝廉聞
其襟期品藻卓爾不羣扁試論文當能供拔真士弟
亦曾奉關聘欲請設館舟次編集書史未審惠然肯
來否

復長陽縣程禮門

接來函具悉壹是聞賢幸勵精圖治丕著循聲前函
非過譽也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吾儒讀書筮仕其初
念未嘗不以愛民爲心迨一入仕途或爲俗吏所溺
染或爲丁胥所驅使近習之蔽錙已甚輿情之疾苦
罔聞而吏治日頽民生日瘁此世變所由生也居今
日而急挽狂瀾當以痛掃書差積弊爲先著以除莠
安良爲中權至計興保甲勸農桑時與之講信修和
以泯其雀角鼠牙之釁皆良吏之後效而可以漸臻
上理者也昔子游子賤之作宰官首重得人是孔子
之教人作吏不過以得人爲本足下誠以此爲師必

當訪有正士以爲佐助可得聞乎

復霍山縣王竹坪

接奉惠函具悉溫甫先生忠骸已獲而元首尙在賊營其設法購覓之處惟仗太才運用機宜多方開導或可有濟至何龍臣伯凝丁篁村諸君子其殉節處所當亦不遠前遣各隨丁前來認辨諒經足下諄囑士紳依地而求必能勾當惟彌月之久尙無消息心甚懸懸尙乞加意調停以期必得使千秋義魄歸妥枌榆則足下之爲功於忠魂者卽其造福無量者也項費清神不勝感荷激切之至

復姚桂軒紹崇廣文

接展惠翰深荷注存荆楚之事以得人爲上計治兵
有人治民有人理財有人斯本根植而枝葉自茂求
之未得我勞如何容臘三十日抵黃州復以歲杪會
都直夫將軍於宿松籌商勦辦新正五日回營後路
尙須布置耳鄂中軍餉月需三十餘萬皆取資於釐
金惟商賈之利稍厚較之加賦勒捐稍爲得體肩挑
負販亦祇無任其偷漏而不必苛刻錙銖來示謂行
法而得法外之意此中大有權衡至於衰旺有時懼
來呵譴則正無庸豫慮大抵吾人任事反已爲先實

收實解去侵蝕浪用之弊此心可以質大廷人之多
言何須介介其河口張家店花布釐金另俟總局酌
復已將原函寄局矣

致林鏡颺聽孫昆季

黔中一別靡日不思比以一紙書由京奉寄而王鴻
臚笑山同年仍發還黔中不獲致諸左右其時文忠
尙在閩而閣下尙侍庭闈也嗣於元年在黎平任所
敬奉輓章交臨桂縣張凱嵩號月卿者轉寄慶遠鄭
年伯處聯語有千古英雄皆墜淚四方婦孺盡知名
之句日久忘其全體不能記憶未知到否嗣後荷載

入楚奔走於鼎澧岳鄂潯陽湖口蘄黃之間挫敗飢
濱憂患日深音騁不時中心如結繼晤冰如觀察屢
詢近狀儉德辭榮光輝日闕在高賢之自處則善矣
林翼不揣冒昧謹以大名入告不肖鄙陋何堪

仰慕高賢惟念閣下綜理精密如陶士行忠勤憂國
如李伯紀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欲假手以活百姓以
西 七聖之恩澤於斯世以繼文忠之德之志而
復觀前賢之規範公欲獨善豈能忽然忘情耶况盜
賊充斥之天下與叛藩叛國不同隱居求志亦當料
地勢識時務也林翼以去秋七月居憂回里涕泣陳

情未荷準行方擬再四瀆請適值三河奇變楚軍全覆聞難推諉隱惡尤甚出山非禮在山非義出則於事無補不出亦於心不安也客冬臘八馳入黃州軍營竊計必全軍然後保楚必保楚然後能謀吳惟是吏治不修民生日瘁理財不善飢潰堪虞日夜講求用人行政之大端而未能盡當尙冀惠然辱教不勝感激延企之至奏稿呈閱敬俟台安不盡欲言

復鄭陽府李午山

閣下勤宣新政於各屬吏治民情不憚博訪周諮深知情僞大抵爲政在於得人興利必先除弊聞鄭襄

一帶吏胥之肆毒甚於虎狼此輩積病太深非痛下
鍼砭不能除其沈痼而民間之顛連疾苦亦斷不能
呼號畢達况以有盡之脂膏其何堪此日朘月削之
有加無已耶閣下念切愛民務乞嚴飭各屬加意訪
查設法箝制求治之效莫捷於此其鄉閒壞種亦須
鋤而去之使無滋蔓去其害馬者以安馴良於是而
興保甲勸農桑儆游惰之風戒奢侈之習物力不窮
凶荒有備遂使犬吠無驚如岑君之守魏郡桑枝麥
穗如張公之爲政漁陽斯則賢太守之所居民樂所
去民思者其政績循聲爲大莫與京也下游軍事多

禮堂與唐道鮑鎮已進太湖之楓香舖蔣道駐營荆橋余參將防守英山後路尙須布置內度軍情外審賊勢非三路進兵不能得力也

復蔣之純

接三十日來函所論太湖城賊必斷其東南門接濟乃可徐圖收復又必先克大湖而後可進攻石牌皆一定不移之理其西北門河水尙涸惟地道非急切能成轉瞬春漲瀰漫窪下之區斷難開挖必擇地勢高處方能得力聞天堂之賊已至英霍界嶺此路僅余參將四營耳仍須靜以待動緊防援賊爲是來示

謂諸營一氣卷舒仰見大才調濟之處師克在和鄙
懷之所深以爲慰者也

致秦撫曾卓如望顏

久不致書左右始以居喪未葬繼以軍事負罪而出
金革匆匆殊疎箋候每念德量中心蘊結何伯燧司
馬落落奇才我老前輩大人宏獎僑異說士如肉八
月十五日到鄂林翼先於八月十三日回籍始終不
會一面而竟以林翼之一言而死且攜其子同殉於
三河是役也以數百戰之精銳屢勝不少挫之師全
軍覆於一旦同時與難多傑者而伯燧父子到營甫

數日卽以捐軀鬼物或忌才而吝其成功而林翼則負此良友矣雖加等請卹不足以慰忠魂而大有負於我公甄拔人才之雅念心用愀然楚地吏才將才太少三河桐城之僨事實亡五千人養生弔死撫舊募新頓益三十餘萬兩之費而按月之水陸援江援皖者又三十餘萬兩林翼臘月到鄂已虧九十餘萬兩近月將百餘萬兩矣到黃州月餘口矣極力振作外質如前而中情非昔則以人才殄瘁志氣不如昔年也軍士傷尙可完大將亡不可贖其皖軍之謂乎念滌帥以忠義倡率近三四年精銳殆盡如林翼等

獨能自強耶惟楚軍之尙存食公德者不少秦雲覆
冑自陝而西澤及江漢所施先至於南國其感激何
如耶春夏六個月月餉敬求我公如數如期委解如
林翼得藉手而稍有補救則昔年我公之厚施於鄰
隆覘未墜前事可完儻春夏六個月之精力不能復
振或竟無可成則利鈍不可逆覩虛糜亦屬赧顏不
復再以鄙言瀆聽矣抑人亦有言曰人病舍其田而
芸人之田鄂之陸師入皖者二萬餘人水師入皖與
水陸之代守湖口彭澤者又二萬餘人其駐黃州者
六千人耳曾滌帥援江之師辦餉三萬鄂之自謀朝

不及夕而滌公忠盡力謀楚疆又覺不能相負甫田
之務廣而荒微生高之乞鄰而與人其謂我矣林翼
獨曰禦盜不僅於戶廷之外必於通衢大邑預爲之
防若待盜至房闔之際恐無及矣鈞見以爲何如

復曾事恆貞幹茂才

已未六月十九日

鄂事孔急任杖需材得閣下爲之贊襄軍務當有把
握前因令兄相招不便繫畱抵鎮後小住數日卽祈
命駕來鄂相助爲理也江右游魂沅丈及諸公協力
攻勦翦滅不難湘氛雖熾希庵印渠已後先抵贛諒
能力解重圍聞捻首張隆復反招降之事林翼早知

受害必深今果不出所料矣滌丈現奉

寄諭防

堵夔州惟冀到蜀後再有

後命則有兵有權何

患事之不濟西南安危繫此一舉想中朝必有定

見也承示新招鄂軍不必刻選愚謂立法宜嚴用法

宜寬顯以示之紀律隱以激其忠良庶幾畏威懷德

可成節制之師若先寬後嚴竊恐始習疲玩終生怨

尤軍政必難整飭高明以爲何如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四終